



押金如何管理,如何保证押金的安全,却需要监管部门制定必要而恰当的规则,以确保能够合理防范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。希望这次的退款难问题,能够加速市场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和落实。

□朱昌俊

# 共享单车押金难退,倒逼市场风险管控

近日,不少共享单车的用户遇到了退押金难的问题。有多名网友反映,在个别共享单车企业申请退押金超过两个月后,仍未收到退款。记者了解到,在共享单车带来方便的同时,也有多家公司面临发展困境,有单车公司已退出市场,部分仍在运营的公司也面临退款难等问题。(11月1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共享单车市场进入深度洗牌期,一部分共享单车平台因为种种发展困境而不得不退场,这其实是早就可以预期的市场结果,也很正常。但与共享单车企业退出市场一起到来的押金退难问题,却非正常的市场反应,亟需获得监管部门的干预,这也是合理管控共享经济市场风险的题中之意。

事实上,早在今年初,共享单车平台押金退难的现象就相继被爆出。但彼时押

金兑付问题并未形成太大的影响。一方面,当时仍属于共享单车的初创红利期,也还没有共享单车平台宣布退出市场,所以,押金退难问题并不突出;另一方面,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多个城市出台的共享单车管理办法中,明确要求平台沉淀的押金要交由第三方管理,实现押金的“专款专用”,以规避可能出现的押金退难问题。这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用户的兑付预期。

然而,当共享单车市场的大潮褪去,除了少数几个品牌笑到最后,其余不少平台或多或少面临资金难题,特别是个别共享单车平台的退出市场,让押金兑付难题再次显现。而随着共享单车市场的竞争饱和与市场份额的基本稳定,可以预期在未来还将有平台不得不退出市场。那么,随之而来的押金退难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,显然

不容忽视。这次个别共享单车平台出现的退押金难现象或许只是敲响警钟,但也以现实证明,尽快落实共享单车押金第三方管理制度,刻不容缓。

对于宣布退出市场,且又无法给用户退还押金的共享单车平台,监管部门有必要介入调查,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。比如,对于退押金潮中所出现的黄牛现象,就应予以必要的警惕。有消费者反映,自己在共享单车APP上申请退还押金已有一个月却一直没下文,交了100元代办费后,当天退款就到账了,因此怀疑,这是否属于“黄牛”与共享单车平台内部员工勾结敛财,或者是平台故意采取这种方式以实现给用户少退押金的目的?对于这些现象和疑问,相关部门不应该袖手旁观。

共享单车的押金退难问题,一定程度

上映射的,其实是“双创”时代到底如何恰当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缩影。一方面,共享单车采取押金模式虽属创新但并不违法,也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利的范畴,在这方面,政府部门不应该过度干预;但另一方面,押金如何管理,如何保证押金的安全,却需要监管部门制定必要而恰当的规则,以确保能够合理防范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。希望这次的退款难问题,能够加速市场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和落实。

其实,要求共享单车押金“专款专用”,对于共享单车平台的创业者而言也未尝不是好事。因为“专款专用”固然对创业者的启动资金提出了更高的门槛,但相对而言,也能够将那些明显缺乏实力的投机者排挤出市场,令共享单车市场的整体生态更趋健康和安。

## 学习App,神器还是陷阱

□然玉

鉴于此,不少学习App内容东拼西凑、水平参差不齐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说到底,一些所谓的学习App并没有独创性,也没有全新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,其虽有价值,却也没有理由过度夸大。

近几年,“人手一机”成为常态,高举各色旗帜的学习类App便喷涌而出。不过,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一些学习类App被发现搜出“小黄文”,文章中露骨的内容只能用“辣眼睛”来形容,并且App中夹杂的一些“小黄文”还被贴上了“优秀作文”的标签。此外,还有中小学生在App里的同学圈互撩、为明星开撕、开黄腔。(11月13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各类学习App层出不穷,在很大程度上已然颠覆了传统的学习模式。无论是庞大的用户人数,还是对日常学习过程的超高渗透率,种种数据都在表明,学习类App对学生人群已构成了某种强大的吸引力与支配力。而相较于这种巨大的影响力,一些此类App的内容品质,却在很多时候显得不匹配。而这,在无形间已成为了风险的源头。

在一段时间狂飙突进的发展之后,现阶段鱼龙混杂的学习类App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。究其原因,无疑是多方面的。首先,一些App所主张的学习方法,也许本身就是存疑的。以其中主流的“拍照搜题”功能为例,许多家长和教师都发现,学生们“大多用它来直接抄答案”。如此做法,对于提升学习主动性和学习能力都可说是有害无益;而除此以

外,诚如最近媒体所一再披露的,某些学习App藏污纳垢,令人不得不忧心忡忡。

从产品逻辑角度考虑,一些学习类App如今暴露出种种问题,并不令人意外。要知道,此类App的核心卖点大多高度相似,那就是与海量题库的深度链接以及答案的即时输出。除此之外,其内容原创能力可说是极其有限。鉴于此,不少学习App内容东拼西凑、水平参差不齐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说到底,一些所谓的学习App并没有独创性,也没有全新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,其虽有价值,却也没有理由过度夸大。

尤其值得警惕的是,如今一些所谓的学习类App,尽管打着“学习工具”之名,其骨子里却有一颗跨界做社交的心。于是乎,成年人的微信中有朋友圈,孩子的学习App里则有同学圈。这样,App黏住了用户、积攒了人气,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却是以耽误学业为代价的。

一些学习App极力将自身塑造成辅导课业的神器,可现实或许远没有那些营销说辞所允诺的那般美好。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说,此类App中的某些内容确实显得太多、太杂、太乱了。是真正用心做教育,还是投机打擦边球?开发者的初心,决定了产品的秉性。

矛盾:一方面是家庭对“托育”的需求越来越大,特别是二胎政策落地后,这个需求还将进一步扩大;另一方面则是“托育服务”的资源稀缺,供给严重不足。这对矛盾不解决,显然不可能培育起一个健康安全的托育市场。

如何化解这对矛盾?笔者以为,最关键的还是要推动“托育市场”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,简单说就是要做到“管放结合”。首先是对于“托育市场”要坚持严格的政策制度,要针对标准制度缺失的问题,尽快制定出台新标准、新要求,确保从事“托育服务”的单位、机构符合资质,并且纳入科学化、法治化、规范化运营的轨道;其次就是要放开“托育市场”,在政府主导下,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民间资本兴办多样化的“托育服务”机构,以增加市场供给。同时,各级政府应当对“托育服务”机构的地点统一规划,尽可能在一些大的社区集中建设,并且提供相应的场地及政策扶持,包括经营管理实行招投标制,以此优胜劣汰,提升“托育服务”的质量和水平。

如果“托育市场”继续呈现供给不足的局面,那么,就只会把“托育难”的矛盾继续转嫁到众多家庭身上,令家长身心疲惫、焦虑躁动、产生怨言。而这,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更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。

迎接生命是个技术活,但送走生命同样是技术活。

## 让生命的善始和善终都不缺地方

□罗志华

被医院判定即将离世的人,却在“临终医院”平均存活10个月。孕育生命平均需要288天,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生命进入不可逆转的死亡之路,平均也是288天。新的生命在母亲的子宫等待破土而出;即将离去的生命,到哪里寻找“子宫”,静待与世界告别?整整30年前,全国首家“临终医院”落户北京。目睹4万老人故去的松堂医院院长李松堂告诉记者:唯有搭建“社会子宫”,才能让让死,如秋叶般静美。(11月13日《北京晨报》)

生与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同,迎送的仪式更是存在天壤之别。不过,两者却属于生命的两极,都是生命绕不开的必经过程,也难免具有不少相似之处。因此,生与死也应有相似的对待,譬如既要让生命诞生更加顺利,也要让生命离开更有尊严、更少遗憾。

但把生命的两端进行对比,就会发现,社会对于两者存在比较明显的“偏心”。比如对待生命的诞生,每个家庭都会表现得兴奋,但对于死亡,人们总是讳莫如深,连谈论都不愿意,当然更不愿意为死亡提前做太多准备。这些差别不仅扭曲了社会对于死亡的态度,而且也极易使生命留下更多痛苦与遗憾。比如善始往往不缺地方,但善终之地却十分稀缺,这会影响到生命离开时的尊严。

具体而言,则是生孩子的地方尚且容易找,但临终床位却异常紧张。由于生育是个相对短暂的过程,平均几天就可以完成,但临终照料却比较漫长,一年半载是常见现象。因此,社会对临终床位的需求更高,当临终床位异常缺乏时,许多老人只能选择在缺乏专业照料的情况下离世,自己痛苦,家里人也跟着受折磨。

假如拉长视野来看,更会发现,区别对待两者不仅体现在对床位的投入方面,相关上下游产业同样受到波及,比如幼托机构虽然不足,但养老机构比幼托机构更稀缺,社会资本对于两者的投资热情更是冷热有别。

迎接生命是个技术活,但送走生命同样是技术活。乐于谈论“生”,但不忌讳谈论“死”,以更积极的姿态涉足临终产业,建成更多专职临终医院或临终科室,让善终不缺地方,既是孝老敬老的具体行动,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,是时候在这方面加把劲、补补课了。

## 托育市场管理模式亟待创新

□舒心萍

一方面是家庭对“托育”的需求越来越大,特别是二胎政策落地后,这个需求还将进一步扩大;另一方面则是“托育服务”的资源稀缺,供给严重不足。这对矛盾不解决,显然不可能培育起一个健康安全的托育市场。

“携程亲子园事件”发生后,受到社会广泛关注。在呼吁尽快填补机构监管漏洞之外,更多讨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国3岁以下托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的现状。记者调查发现,一方面,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续增加;另一方面,托育机构匮乏、标准制度缺失,监管部门混乱,托育市场“发育不良”现状凸显。(11月13日《北京晨报》)

上海是大都市,如果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满足不了家庭的托育服务,显然,全国其他地区托育服务的状况恐怕更糟糕。目前,对0到3岁婴幼儿的照顾,绝大多数依赖于家长个人或者双方的父母。有的人为了照顾孩子,不得不辞去工作;有的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去雇佣保姆。然而,人们的观念早已不是三十年前,比如,现在带孩子、看孩子的责任很大,使得一些年轻人的父母不敢轻易承诺帮助带孩子。过去,由于工作生活节奏不是很快,社会环境也不是很复杂,带孩子时能凑合就凑合,甚至都可以让邻居帮忙照看一下。但是现在社会发展了,人们工作生活环境变了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了,特别是带孩子的要求高了、责任大了,从而让孩子成为了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,进而发展成为一个难解的现实问题。

在“托育市场”上,主要存在着一对